



延長縣志卷十

藝文志

贈薛之奇同知誥命

制曰興孝維君錫類弘昭報本教忠自父服官敬用承家爾薛
之奇乃直隸廣平府同知薛柱斗之嗣父道在提躬爰被絲綸
之重志存作室式弘堂構之遺茲以覃思贈爾為奉政大夫直
隸廣平府同知錫之誥命於戲恩覃所生彌表象賢之美榮施
下壤益彰燕翼之休

贈薛之鳳同知誥命

制曰興孝維君錫類弘昭報本教忠自父服官敬用承家爾薛

之鳳乃直隸廣平府同知薛柱斗之生父道在裋躬爰被絲綸
之重志存作室式弘堂構之遺茲以覃恩贈爾為奉政大夫直
隸廣平府同知錫之誥命於戲思覃所生彌表象賢之美榮施
下壤益彰燕翼之休

奏疏

明

歲荒乞賑疏

馬懋才

晴江

臣奉差事竣道經臣鄉延安府自去歲一年無雨草木槁焦八
九月間民爭採山間蓬草而食至十月以後而蓬盡矣則剥樹
皮而食迨年終而樹皮又盡矣則又掘山中石塊而食其石名

青葉味腥而膩少食輒飽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民有不甘
食石者則相聚為盜而一二稍有積貯之家遂為所劫而搶掠
無遺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間有獲者且曰死于飢與死于盜等
耳與其坐而飢死何若為盜而死猶得為飽死鬼也臣仰窺皇
上宵衣旰食無念不為民生慮無刻不為安民計若不急救此
一方遺黎恐死者死矣為盜者為盜矣見有之民莫必其命矣
西北疆域幾成無人之區矣伏祈救下該部從長計議或發賑
濟或蠲加派或姑減其分数或緩待之秋成惟在皇上急為渙
汗耳

招撫人民復業疏

鄂善

臣看得延安府界連邊陲民貧土瘠近因朱李二逆變叛城市丘墟人民逃散臣始至之日卽頒招撫告示諄諭各州縣多方撫綏宣布

皇上好生之德續蒙

皇上准臣等題蠲一疏闔郡士民歡呼戴德流移之衆扶老携幼聞風漸歸今據延安府知府王廷弼詳報十九州縣招回人民一萬一千五百二十三戶共男婦六萬一千六百二十二名口已經照舊輸糧咸有起色此皆感

皇上深仁厚澤所致也其府州縣各官寔意力行勞亦難泯既據

將地方流移復業情形具詳前來除冊結送部外臣謹會同陝西督臣哈占撫臣杭愛合詞報聞

引

重修過街樓

孫芳馨

吾延雖僻在一隅然襟山帶河形勢佳麗夙為上郡首推前人因地制宜于縣治東南飛泉之上構高樓以涉遠眺錦屏漱玉鳳嶺龍潭皆掩映目前登臨信足樂也又以風水論則方居巽位地不宜虛故創此樓以占文筆之秀當在發解以前但歷年久遠後人不加修治漸致傾頽而文風亦因之不振似乎堪輿家形勝之言為驗非不急之務也余治延之明年繕葺學宮即

欵修舉因平慶用兵王師駐郡每日拮据軍需難議及此是有
其志而未逮今全陝底定民獲乂安休息于今再歌樂歲而邑
紳薛先生具有同心捐資四十金郵寄叙言為倡余復出俸以
佐之治型庀材共謀經始第樓居縣治之中為一邑之勝跨虹
凌霄工費莫繼凡為邑之紳士義民當共為募助以觀落成所
謂地靈人傑他日必有繼前人而為振起斯文以應
熙朝楨榦之瑞豈止為登臨遊覽遠眺山川風物之盛為足樂
耶

纂延長紀事畧序

李養伸

凡典故之傳必因其人而始著故豐城龍劍得張華而覘其光

伏櫪蓋車遇孫陽而識其驥非偶然也伸祖孫父子皓首窮經
終老膠庠無由顯達每于家塾講課之暇相聚一堂品論往昔
摻拾遺文得鄉里縣驛事若干編為文帙以脩纂脩邑乘所叅
攷夫何戎馬生郊郡邑俱為灰燼而况典章文物乎至伸家藏
積書化為無有唯紀事畧一帙石室藏之宛然猶在盖先人積
靈未泯也我

朝定鼎之初輿圖無攷貢賦莫稽規制章程難憑臆度幾同混沌
不毛之區伸手此一編上之當事邑侯禹木張父母命伸續纂
踵成之而公報陞南陽司馬未竟其事伸自愧非執狐氏之簡
難祖麟經之志况乏班馬之才何敢輕肆筆墨姑以存之俾後

金

之君子考訂成書伸先人之學或不至于湮沒無聞云爾

延長縣創建縣治築城碑記

張廷直

蓋聞聖人作事為萬世功雖歆興工濟衆非有忠貞之臣蹇蹇
匪躬服勞奮庸亦不能以成美增光罔命有言逢明良盛會歡
欣交通合謀相輔以康庶事乃千載一遇之時也倘不採摭輿
論勒石紀事何以能揚吾美贊臣功耶延長古高奴地乃秦北
戶之上縣也向來未有城郭今上應天順人受命陟位以兆民
為子四海為家俾遠者近者皆息斯勤斯爰命有司除天下之
大害必先興天下之大利查歷前以來郡邑無郭郭者于今一

令鼎新之由是于大定二十二載臺省差官經營各縣城圍事
審其地形以劃雉堞之基所勘定延長縣治西北依山隴東南
為平地謀興工作商之大令董成務令乃延長前簿也曩者履
正奉公居廉守節罔抑民訴丕揚士風商駿強項之家聲不減
棲鸞之令望執法不阿民得其所及乎詣闕請留特命賜緋贈
秩光膺顯擢重宰斯民下車俄會省符督興于役惟公素有其
意遂欣然恪遵不憚靡盬相與同僚簿尉議開溝洫創築城隍
以是歲之己季秋之月日在房龍戒其事也乃移檄部曲于西
南起工越明年春謀于義民和喜張可劉賦悉心畢慮推論利
害繪模圖幅喜等自乞輸給徒庸餼糧公喜上下議符乃申使

府轉申省部承准依議公乃僕馬陟彼北岵轉于東崗望定其
宜降觀于壑自郭東山之西北為平墉之址捷拆復完其利豈
曰小補之哉孟春復興力役庶民悅來咸負土荷鍤于橐于囊
登登憑憑是版是築愜然忘勞山郭北壁不期月而成之是時
恐妨穡事輟而罷之至秋農隙乃講其事允所啟塞合鍵始鳩
僝功故造歲月叙而書之作圖獻于上披山之阿帶河之長劃
墉之崇剗洫之濬倅然而若斷岸矗然而似長雲茲飾雖無與
磁漆之資而民邑有保障之固雞水屏山聳一時之雄勝窮邊
故壘回千古之荒涼厥後高明之家魁壘之士不旋踵而興可
跂足待之矣偉哉董公之美也下奠我里之群居上輔吾皇之

至德茲良顯哉僕乃一介書生在衡門之陋巷惟恐歲久湮泯
其事使彼後人無得而稱焉方在忸怩忽有宗親張先生訓堅
請囑余為記予雖淺薄蓋念乎當仁何讓故少停脩飾之詞聊
述殊異之狀謹命殘管一作斯文也

時大定二十六年丙午歲十月
日記

石城記

張旭陽邑令

讀孟子築城鑿池之論史記婁敬形勢之說則城池衛民思患
預防諒弗可闕我太祖御極宇內嚴河南甲冑之修勅陝西城
隍之險蓋體先王固國遺意近年北魯猖獗荼毒生靈間有全
身家保首領者皆以深溝高壘形勢故也延長舊有土城歲久
傾圮戎心叵測萬一臨境卒難支持斯民遙惴措躬無地幸分

巡道方公命下脩城易土以石邑人蘇景泉以通判休致林下
弗覺踴躍謀于衆士大夫曰方公佚道使民永保民生吾輩將
順共成茲美僉指金穀為倡千戶麟占捧檄督工計丈數揣高
低度厚薄量徒庸克副揀託知縣張旭陽典史郭廷祿日勤監
視不遑寧處與有事焉庶民丕應趨事赴功罔有逸言經始于
春三月竣功于秋七月東西南三面地勢平坦咸甃以石高一
丈八尺厚丈餘水門一座石為之北面并東西北仍倚山為險
又斬崖為陴堞更加聳峻視昔卑者隘者今巍然煥然矣是歲
秋魯果入寇內地邑人恃以無恐賊聞風莫近他方被戕延獨
晏然夫為民求生仁也事備機先智也士大夫踴躍庶民丕應

人心感而和平易之咸也一舉衆善畢積從此以還子子孫孫
全軀命保妻子未必非方公所賜也昔賢有治獄無寃者增重
其門閭給水漿者昌大其後裔甘棠遺愛峴山墮淚載在史冊
後先相望無異也古人愛一人惠一物足以為惠矧保障一方
利澤後世者乎方公其克昌厥後也必矣善政未可枚舉特誌
修城以俟後來有攷焉

重脩廟學碑記

劉重德 教諭

粵惟聖人道高德厚教化無窮寔與天地參而四時同故歷漢
唐宋元靡不建學崇祀迨本朝文明一統內建辟雍鑿輿躬詣
而光啟文明外建泮宮憲臣振督而化洽庠序春秋祀典視古

益盛士君子鼎天立地育材學校出身科貢未有不本道德教化能忠君孝親而治民者也間有幸身所自榮而忘榮所自得者甚至學校廢弛不顧焉司牧者亦漫不經意輒云土木興作勞民傷財是蓋不知尊孔子而並不知尊道德教化者也人而不知尊道德教化又焉知所以忠君孝親以治民哉延長學肇自元至正今踰五十襍廢弛不新久矣前邑大夫孫逢吉謁廟視學慨舊規隘乃誘義民尚禮義者佑布縷粟米輸力後移王者剴擣星門鑿泮池改建殿廡翬斯翼斯凡規模隘者一廓大之吾庠自此科第蟬聯英名輩出固士子沐浴于道德教化者深寔係孫公敦崇聖祀倡興文學有以闡揚道教化而大啟之

也。未幾公薦陟憲臺。繼淮陽宗麟。知邑大夫。篆踵理厥事。遠歲
飢民移半。不唯時不暇為。而勢亦不克為。越明年歲登。麟僉謀
區畫。踵成之。煥然新廟。甲諸邑。學視舊規。大不相同矣。厥功豈
小補哉。昔文翁興學。蜀人稱之。僖公修泮。魯人頌之。今邑大夫
一新舊規。使不為之記。將來者莫知所以新之之由。而新之之
功亦無由見之矣。又何由而知所以尊道德教化耶。僉曰。然。督
工勒石以垂悠久。云。成化乙丑年孟春記。

創建名宦鄉賢祠記

權 是 學訓

不齊居魯而取斯。思齊之念激之也。伯夷百世而範人。清風流
韻感之也。是以明堂四墉之圖像。穆廟金人之背銘。與夫宥坐

之器盤銘之設無非欲接乎目驚乎心寓勸懲示鑒戒也古人
牖善之良有如此者我國家立學宮聯師儒豎卧碑于其間以
端風化以勵士習所以砥礪廉節準繩世道者靡所不至豈曰
咕嗶云乎哉又設名宦鄉賢二祠於內以旌有德以崇祀典蓋
旌古所以作今崇往所以淑來使登其堂者思其人聞其風者
激其志竊俎豆之餘馨者踵芳躅之步武感香風之蒸薰者振
蘭蕙之遺芬宦乃斯者為良吏為召父為杜母鄉于斯者為善
士為菴息為鉞虎以言乎國則有忠臣矣以言乎家則有孝子
矣以言鄉則有節士矣人各敏德士各興行生此王國者皆思
皇之多士左右奉璋者皆譽髦之攸宜非二祠之效哉是名宦

鄉賢於事為至重而延邑久之斯典誠可慨矣茲邑王公以大
邦名彥而剖符于斯太息其事遂為興衰補敝之舉即于學宮
南並建兩祠扁其門植其主移文請檄而俾得以血食之歷二
百年未為之典一旦而鼎新之不有以發先哲未耀之幽光啟
後人景仰前修思齊之懿行其有功于名教也多矣是為之記
公家世東萊掖縣人也名嘉柟字爾榮春林其別號焉

重修郝侯遺愛祠碑記

洪 琮

陝西學道

蓋興朝褒異首重循良史臣採風先表忠孝故任守修延陵之
禮狄公存子胥之祠論德謀績祀典所宗有自來矣夫其存立
豐功歿歆血食論久愈定澤遠彌芳固前代之所丕載後世之

所不忘者也。延君上郡長寔巖邑爰有遺愛繫唯郝侯清凜四
知政垂三異保障繭絲分良吏晉陽重尹鐸之功盤根錯節見
神君朝歌起虞詡之頌賣刀買犢而民得歸寧綵線縫衣而賊
皆解散是以延民卜地南臯建祠西土思召伯之樹所在謳歌
過峴山之碑遙人墮淚時維庚子邑值水災基宇畧歆丹青剝
落閩漳張令分符長邑讀碣高原儀型前哲余以較士巡試上
郡式贍舊德建新祠張令請余鐫石記言余鞅掌不遑畧記其
槩所尤異者郝侯冢嗣為火司農孝逾閔魯品同韓范當為秀
才自任天下之重逮登公輔居然王佐之才迹其伏劍從親單
騎降賊忠信以為干櫓腹笥自有甲兵揚絳露繄則武庫弘開

散藻摛華而文星鎮見越石長嘯氏羌解圍希文指揮西賊破
胆則又捍賊以固圉偕輿頌而俱傳佐父以全賊共尸祝而不
朽者也若乃家承金鉉位列奎章鐘鼎一時梁竇讓美羽儀百
代表楊並輝依九棘以分旌提通百里望五雲而飛蓋座接天
階池上鳳凰繩祖父以濟美門前駟馬長公卿而無慚夫于門
卜陰德之功楊世受清白之報戶勒賢臣之頌家起清德之樓
盖積厚者流光源深者慶遠將見漢陽郡前非獨武侯之廟臨
淄城下豈止梁公之祠庶後之俎豆遺受歌咏德音者無數也

脩翠屏山碑記

樊鍾秀

延長八景而翠屏山為最在縣治之南竒峯拱揖如列掌然蒼

松翠栢瑤草琪花雜植于上仰視嵐烟黛色巖光如在襟懷間
紺殿碧宮仙臺靈境窮觀瞻而豁心目者儘足以資卧遊焉故
曰翠屏或以其形似牛與高奴對峙堪輿家有卧牛新月之說
故又曰牛山是山也萃群峯之秀氣俯翟水之汪洋鳳嶺峙其
東雞臺踞其西以至西山東洞花石玉崖連峯聖燈之異酒井
油泉之竒無不映帶左右是則通邑之一大主宰也明盛時淳
氣流行休徵迭見而山神亦藉以效靈以故廟祀肅報賽虔香
花梵唄之盛甲于諸邑迨其後水旱頻仍人民散亡縣治鞠為
茂草山廟奉祀虛無人焉則亦任其頽廢而已此固氣運之所
無如也邇年來鴻雁來賓安厥井疆縣治稍有起色而功德之

善事漸次以興如城鄉各蘭若及神聖諸祠宇咸興維新之况
南山為一方巨鎮棲神之所奈何聽其廢圯而不一為葺理夫
為善之心人皆有之特以怵于時而不能為畏其難而不敢為
耳耆民董文沼宦族之名裔也偕子漢佩不辭其難慨然以修
理為任傾一己之囊募四方之財乃構材乃鳩工相其緩急而
次第經營之老君殿迦藍護法山門圯毀無一存者則為剛平
舊址而重新改建焉祖師玉皇娘娘各廟舉其廢墜事雖因而
功不殊于創聖公聖母昔祀像于供桌前者另為宮以居之他
如龍王觀音孟藍文公諸祠宇亦皆整舊改新非復向時荒涼
比也自康熙四十四年經始閱八載而告竣爰命匠伐石乞言

誌久余因以知天下無不可為之善惟視乎心之誠與志之堅
耳心誠則感動良善而破其慳吝志堅則克既厥心而不懈始
終董公一寒儉士耳初無將伯之助乃能投艱任鉅為人之所
不敢為而底厥成功可不為賢哉雖然吾不多董公之賢而竊
嘆廟之興建其有闕于縣治也大矣入其國而民無怠事神無
廢祀則其政可知也邑侯周父母治延十載政通人和其所以
協具瞻之望而奏明德之馨者唯彼山靈寔式憑焉夫挽回造
化其機在于上而移易風俗其象徵于下登斯山也仰觀宇宙
之大遐矚品物之繁見夫城市烟火中比屋雲連所謂居者行
者襁負者謳歌歡呼者熙熙穰穰宛然盛時光景未嘗不感慨

以興曰吾延之滄桑變更也其遭于兵燹者幾何年其陷于洪水者幾何日其天荒地震屢告而頻見者幾何時而今始得優游化日以享此太平之福也夫豈偶然哉若夫歷日遶之翠岫臨法界之雲宮覽景抒懷登高作賦聊以娛一時之耳目已耳與縣治乎何與余不敢贅

脩西山洞記

梁敦峻

昔人有三游焉陳明卿夢游鴈蕩文太青取天下佳山水詩咏之圖畫之記以紀之卧游几案間漢司馬子長之歷游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其具天下之奇觀也哉雖然蘇公三山之記得趣又不在多也余粵人也粵之山水甲天下

昔為弟子員于萬松嶺上分白雲半間以筆耕墨耨者蓋十有
五年及廁賢書春闈點額還向松下問童子假西廂下榻硯同
鉢洗笈並錫懸吳逆梗道乃絕念公車偕詩人墨客盤桓山水
間風晨月夕又閱十有五年泉石烟霞幾成痼疾幸小醜殄滅
復見天日部文截取策蹇入都路經勝地雖風塵勞頓必泥轄
周觀每徘徊不忍去謁選都門旅次二載帝京景物朝夕流連
逮受事延長環城皆山崩崖絕壁着屐無從昔人歷游徒托之
夢想焉耳因索縣志讀之或可以供卧游之具不謂邑雖荒僻
猶有可觀山則翠屏花石水則漱玉濯金諸如鳳嶺龍潭油泉
酒井太平古剎西方禪院命名固美點綴必佳卧游不如歷游

理公之餘不憚齋糧從事矣城西五里許有山疊石于江干歲
時赴謁府城路經其麓者多次仰見山腰數點廟跡儼然荒寂
頽敝且危險窮于攀躋惟從驢背上憶想其當年勝槩翠木虬
藤林泉臺閣石欄憑空喬蔭隔岸山光水色夜月曉嵐陰晴皆
入畫圖歷歷自是可人與二三同志朝斯夕斯從事筆硯外操
琴譜奕作畫吟詩把酒臨風憑欄眺遠山僧活水煮茶共話五
百年遺事及半山月吐燈影波心樓上鐘鳴游魚出聽莊子濠
上之觀應不過是當此之際應不知人間天上矣今日雖滄桑
異態未遂登臨而意想及斯已覺快目爽心恍身陟其煙雲而
躬逢其名勝者庚午春因大司寇薛公旋里偕官紳士庶迎候

于郊時春風和盪麗日方中雖無夾岸桃花沿堤柳色而意中
烟景儘足取携可無尋芳虛此勝日適有石臺依橋臨水覓徑
而登展焉憇息有西方院僧對山遙見率比丘携茶具遠汲江
流旋烹活水席地道故意言相決者久之因問此橋築非容易
何荒廢而人踪罕經乃曰由此而西舊有佛洞今菴廢而橋故
就荒既聞岩壑有竒由是登臨忘倦藉其鄉道舍車而徒沿崖
折磴山斷橋聯仰視俯臨儼乘張騫槎上既至見其後臨峭壁
前繞江流半壁嶙峋特培一境規制雖小瞻眺頗濶中有石洞
莊嚴朗燦惟洞前臺榭無存僅遺坊殘碣而已瞻拜既詳視其
頽垣敗址布置足見匠心當日月亭花榭景致幽麗固不出吾

驢背意想中即謂西竺小嶺飛到此間亦無不可及閱碑記知其創造有年因嘆非賢令不能創之于前無高僧不能守之于後濟中豈無其人忍聽其前功之竟委耶有僧了中出而應曰久有此心未得成就余曰唯唯于是循道而歸渡第一橋見有泉而壅僧曰此昔甘泉足供香積自菴廢而泉亦絕流獨不聞錦塢嶺上之葛井乎丹去則涸丹還則湧特患無挹撲子耳既歸署歷想下車來所寓目者惟此為勝可不稍助一臂以成就功德乃出小疏印發僧了中性融了正等募之閱二載而告成雖不望同前令之賢而高僧之能守亦有賴矣今而後聽政之暇偕紳士談心于此一亭月影裝成庾老之詩滿院花香譜出

潘生之畫將夢裡青山意中丹壑皆可神會于目前孫性哲十
萬八千之跋涉亦可姑止矣但吾粵距秦遙七千里今日之聚
晤偕遊者豈偶然哉昔唐李源與僧圓澤善澤既脫生王氏閨
十三年源遊瞿塘坐于石台之上有牧童扣角歌而過曰身前
身後事茫茫歎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却因烟棹上
瞿塘歌罷拂牛入烟霞而去人謂圉澤後身也因名其石曰三
生石則今日爾我遭逢安知西山洞石非三生石乎雖然人之
聚散何常今日之歷游者皆異日之夢游者也余雖不敏可無
一言誌之以佐他年卧游之具因筆之以為記

遊漱玉泉巖記

雍正五年歲次丁未予隨父任寓廣安偶同吳門原自得遊出
其東門未二里許見有漱玉泉碑銘觀其記始知為茲土之勝
地也究其泉石一統志亦載焉瞻其嵒巖勢如鋪雲岩外有老
柳數株其下可肆筵設席泉之水其色白其流清其味甘爰相
席地而坐友人問余曰子以此比惠山泉何如予曰彼其勢大
其亭臺寺觀變幻不一騷人遊客日集如雲乃姑蘇一大觀也
此何能及哉友曰吁吾子未識其奧耳夫泉巖溪壑原以幽靜
見休若惠山者高車駟馬日遊其間雖有春蘭秋蕙之馨雜以
車塵馬足之氣棟梁柱石之材反為庸夫佞子所鑿豈若斯泉
一塵不染清流淨潔而朝宗于海也哉予聞言而有契于心因

呼童取酒畫壁題記以誌一時之勝云

祭酒井文

舒暢

嘗讀史見肉如林酒如池之說則心竊鄙之及燉煌玉門之間
有郡名酒泉者則又欣焉慕之蓋使酒為池何如使泉為酒然
名寔不符獨勞夢想余初受廣安命下之日都中人士有為予
言油泉石燭聖燈之竒而酒井為最萬斛貯春鴻濛造設不待
開埕而香聞十里無俟車過而口歆流涎醉鄉之樂何必有蠓
無監州也抵治後躬謁而拭目焉但見荒岩糞壤牛羊踐履行
汲之所不顧蓋前人有抱甕子之憂者擔土負石杜其仙源枯
其靈液噫亦大甚矣漆却斷紋琴斷員方竹杖良有以夫耆舊

父老為言明盛時其味若醇末世味寢衰泉寢竭而兵燹乘之
且有爭取操戈亡其身者此填塞之有自來也嗟乎酒井之有
闕于晦明禍福存亡得失也如此大抵邳隆之世和氣盪流大
化醞釀民物熙熙遊于春臺無酒泉而有酒意無醉態而有醉
心迨周德而既衰矣醇敗而為醅釀散而為粕青州從事之不
逢而平原督郵之頻見以酒解醒飲人狂藥無惑乎屢儻娑娑
俾空桑之言有驗也然醴泉無終閉藏之日大化應有還淳之
時方今清寧載見和氣氤氳何不啜其醅而哺其糟與斯民共
登于醇悶偶與僚友談及僉有同心因辦炷香盃手致告其文
曰天有酒星地有酒郡人之飲酒無量而不為酒困惟我廣安

地屬上郡有酒味濃醜醜所遜昔胡為而濟人今胡為而不應
否塞固有時啟關何難問元酒斯陳牲醴甫稱外潔中虔仙源
是詢維泉有知其來混混

詩

元

翠屏山

翠屏山色小蓬壺煙裏樓臺半有無若是當年摩詰見定知不

米邦彥

山西人延長縣尹

作輞川圖

明

干谷驛謁范文正公祠

余之俊

青神人延綏巡撫

文武才名重古今
延祠何意覩纓簪
聞風曾破羗戎胆
向日常存憂樂心
故鼎有烟香篆續
斷碑無字雨苔侵
枝頭鳥語春聲好
好似共人間頌德音

禱雨范公祠步余中丞韻

余之禎

內江人榆林兵
巡道

仰止高風豈徒今
我來展謁欲抽簪
七年湯旱窮羣策
千里秦關係聖心
耕鑿何裨終日苦
催科况復舊時侵
先生若起當今日
何計拯民續好音

寶峯寺

張

樸

閬中人

停驂來古寺
臺殿已荒蕪
遲暮嗟行役
艱危怯道途
田疇新沐
浴景物漸昭
蘇卞入清涼
界炎蒸定是無

巡行延長縣

李珣龍 河西道監察御史

崎嶇甫入延長境
父老兒童喜見迎
藉有風霜飛滿路
慚無經濟慰民生
遙瞻楚服八千里
懸照秦關月一楹
策馬西征明日到
不遑朝夕促王程

延長縣視賑感賦

張縉彥 真清澗縣知縣

荒城匹馬逐征羈
幾下深谿幾上巔
酒井那來市上醉
油泉誰代灶頭煙
鯨鯢血冷氣初息
鴻雁聲高惠未宣
仙識當年應有意
謾勞咄咄問青天

敕玉巖

孫逢吉 山西人延長縣令

崎嶇山下路
水出古岩前
銀漢落平地
玉龍飛上天
雨霽雲橫

嶺風高雪滿巔暫停觀此景何處覓神仙

題西山洞輯句

李

諫學訓 安化人延長

曉行不厭河山上別有天地非人間安得移居此中老白雲長

在水潺潺

大清

翠屏山寺

樂為棟 四川人延安府知府

寶刹懸岩倚碧空登臨曲徑白雲封秀分疊嶂圍金界清畢涸
流逸紺宮幡影迎風翔彩鳳香烟映日舞蟠龍眼前生意皆般
若須鎖猿猴解主翁

十方院

客心驚旅鴈八月噤秋霜秋色侵山色山光映水光爾時登彼岸真箇到西方落葉度禪院金風吹菊黃

延水廣濟橋成志喜

架木為橋翟水通往來波上踏靈虹影搖急湍斜飛電形動迴流細捲風玉尺平鋪利遠近金繩直鎖界西東無邊彼岸回頭是普渡人離苦海中

己未初夏延長大尹孫崑洲重建

葉映榴

江南人陝西提學道

學宮成余至其邑瞻拜作碑記上石率賦二律奉贈

荒城斗大亂峰間儒吏雍容翰墨嫻芹藻暗香新壁水鼓鐘重振薦尼山民栖陶穴風逾古鶴在華封亭亦閒一曲冰絃調塞

氣前灘鷓鴣自飛還

其二

崇尚叱馭竟忘疲
拜舞神情愜夢思
棟宇久頽離亂後
宮牆重見太平時
辛勤化蜀才如爾
慷慨過秦論有誰
自愧老儒章句拙
曾無黃絹勒青碑

過干谷驛訪薛憲長故宅題

兩度經君宅
高風藐薛苞
新坊當古驛
乳燕定香巢
貴執廷平法
恩恩墓土均
自憐書劍老
鄉舍尚蠨蛸

過延長同孫崑淵表弟話舊

傅鴻業

蓋州人米脂縣知縣

絕塞無梅送暗香
平沙漠漠日吹黃
難同騏馱追千里
聊與鷓鴣

鷓共一翔且喜同舟稱友愛何煩雁序日參商
四年有憶興元事鳳署啣杯夜話長

過延長同孫崑洲年翁遊翠屏山

蔡

楫 閩縣人保
安縣知縣

空中樓閣隱參差一路花香傍水涯携酒共尋春
事好登山漸覺岫雲低詞章堪誦天台賦絕句頻吟
待月詩歸向畫橋看夜色滿城燈火步遲遲

題漱玉巖贈孫崑洲明府

王德修

江南人米脂
縣知縣

咫尺山城小有天雲封苔砌亦悠然龍眠古洞鮫珠
燦虹飲澄潭碧玉鮮惠澤旁流敷市井息波正湧潤
廊延已知舊蹟留方域猶藉新聲紀簡編

遊勝因菴

碧瓦雲籠岫龕燈古洞中石床茶灶冷山徑藥欄紅
遊跡追靈運秋思寫惠公佛門垂象教色相本來空

石油泉

沈必璉

山陰人

羲皇化理俗無愁膏澤盈盈似水流上郡只知求瑪瑙
廣安今復見泉油臨民朗照稱犀燭稽古薪傳易校讐
木性奏功同樂石疲民頑疾一時瘳

酒井

天開酒井傍橋門應有泉星發此源共醉不須傳
賜鋪駐顏何必待開樽孟公好客難投轄韋陟留賓
只治飧應近昔年張掖

地分封拜爵望承恩

題豁虛丁長篇

舒

暢

延長縣令

嗟予卅角頗不羣
翻手為武覆手文
父老叮嚀莫學劍
筆耕鉄硯繼膏焚
束髮文場事鏖戰
賢書虎榜從風雲
英雄三百五十輩
上者臺館下親民
余後出宰廣安甸
攬轡入疆駭聞見
大侵稽天城覆隍
殘黎鳩形帶鵠面
錢糧積逋若積山
案卷一空庭無掾
奔走逃竄日紛紛
縣網不絕宛如線
挨門檢點見在丁
一千六百猶依戀
蒼天生我亦何為
腐爛邊疆須旋轉
蘸血繪圖為嚮指南
渡涇河北固水披
肝瀝胆愬民瘼
不救殘遺不如死
元老封章達帝聰
部議行查例如此一駁
再駁歷四春虛誑甘

罪狀一紙愈哉虛丁盡豁除見在徵收歡聲馳從此瞻烏爰有
定濯勛河畔樂華胥

留別士民

盤錯休誇利器名神針起死更回生虛丁籲豁如拯溺宿逋捐
賠似保嬰鴻雁盡歸欣樂土蒿萊新闢任深耕力宣帝澤人臣
事留得殘黎報闕楹

其二

民愚而智豈無情愧我才疎福澤輕十載噢咻成保聚一腔心
血在經營馳驅僕僕常驢背拮据曉曉類鵲聲記取他年相憶
處棠蔭幾樹鬱青蔥

省耕

孫芳馨

延長縣令

野外花明正問耕
恰逢新火曉烟青
山農無數高崗上
因策黃
驢絕頂行

漱玉巖

東郭探泉穴涓涓出岫旁
汲新凝壁蕊浸博泛瑤漿
色映瑯玕
白津生肺腑涼潔清同志好流遠著延長

前題

周兆鳳

延長縣令

捧檄來茲土名泉我足師
秦銅明不爽文壁潔如斯
瑤液無過
是臣心敢近之政閒携好友
黃茗共吟詩

津門次韻寄玉峯和尚

薛柱斗

閨苑繚登十二樓苗闕蚤下木蘭舟秦雲遙逐燕雲隊志渭水潛
通海水流臣節欲酬丹闕迥歸祖鞭因滯故園遊驅車回望天涯
遠謾道家鄉是并州雍

告致歸里志喜

王佐

書陳解組得清閒宦海風波搃不闕載石歸來堪閉戶從松遊
去莫彈剋馱棋簾外紅塵遠說劍天邊紫氣旋陶令扣門慚乞
食濁醪儘可度衰年

獨戰山

一柱撐天聳翠峯飛雲走霧靖邊烽儼然大將親臨處不數南
陽有卧龍

酒井

李一俊

石汲紛紛竟日忙
清流原不讓瓊漿
曾分瑤海千秋液
移注芹宮一泓長
色映葡萄無限味
光浮琥珀有餘香
而今倘復疏靈脉
重整新豐再舉觴

孫崑洲邑尊父師重建

學宮步葉宗師韻謁廟作碑記
上石賦詩紀

事步韵志喜

樊鍾秀

巍哉宮殿倚雲間
俎豆新陳禮樂嫻
治行由來推渤海
斯文今喜對尼山
園橋藹藹卿雲麗
丹陛森森古栢閒
鐘鼓聲聞昭肅穆
詞成白鳳自飛還

補修縣志

小邑著書自昔賢滄桑變後竟無傳難憑古道歲愚俗好採今
聞續舊編大地江山資翰墨一方人物秉衡銓却嫌載筆非金
石誰復災梨共後先

張禹木父師崇祀名宦

萬山磧裏一孤城物換星移幾代更民人曾經離亂後問誰卵
翼得生成父老傳聞欣仰止至今猶說張夫子夫子篤生自漢
南淹貫百家飫經史先民禮樂累世崇大雅文章推橋梓由來
治譜有家傳漁陽燕國皆如此啣命馳驅入秦關牛刀小試理
烏延筮仕于今五十載歌思過化宛如前神明不數喬隆慮豈
弟洵稱漢潁川愛民不苦苕華咏好士常賦菁莪篇刑清之下

無冤獄賦省咸知有樂屢旱魃為虐心是悼桑林甘雨時應禱
蝗滿一天飛蔽空誠清萬里去如掃代民償連洵急公好義額
懸皇仁浩墮淚看碑思祐德桐鄉崇祀協衆好天眷有德福
祿綿接武夔龍啟後賢屏藩屹屹鎮榆塞風標矯矯猶當年新
恩欲頌勒金石舊德永矢壽簡編表揚大典重享祀尼山鐘鼓
何巋然嗚呼屏山矗：翟流遠萬古千秋常相奠夫子盛德固
如此焚頂何止廣安縣

